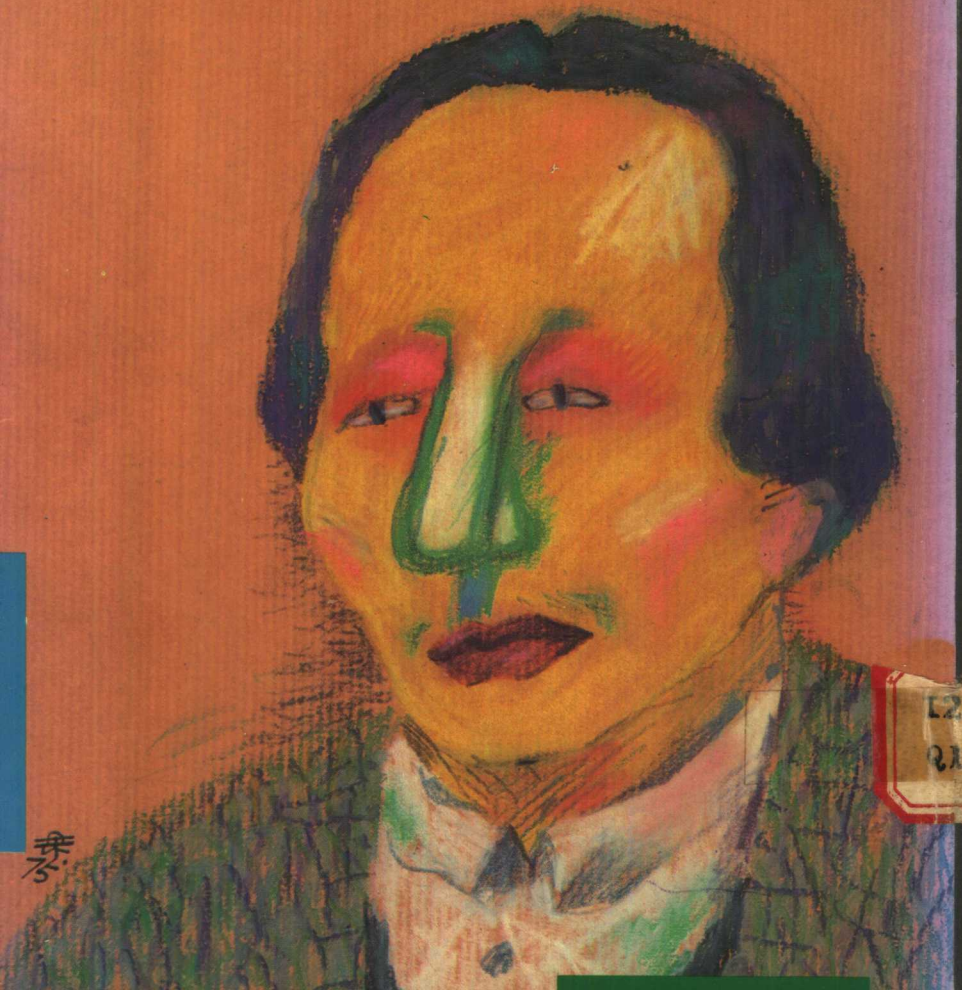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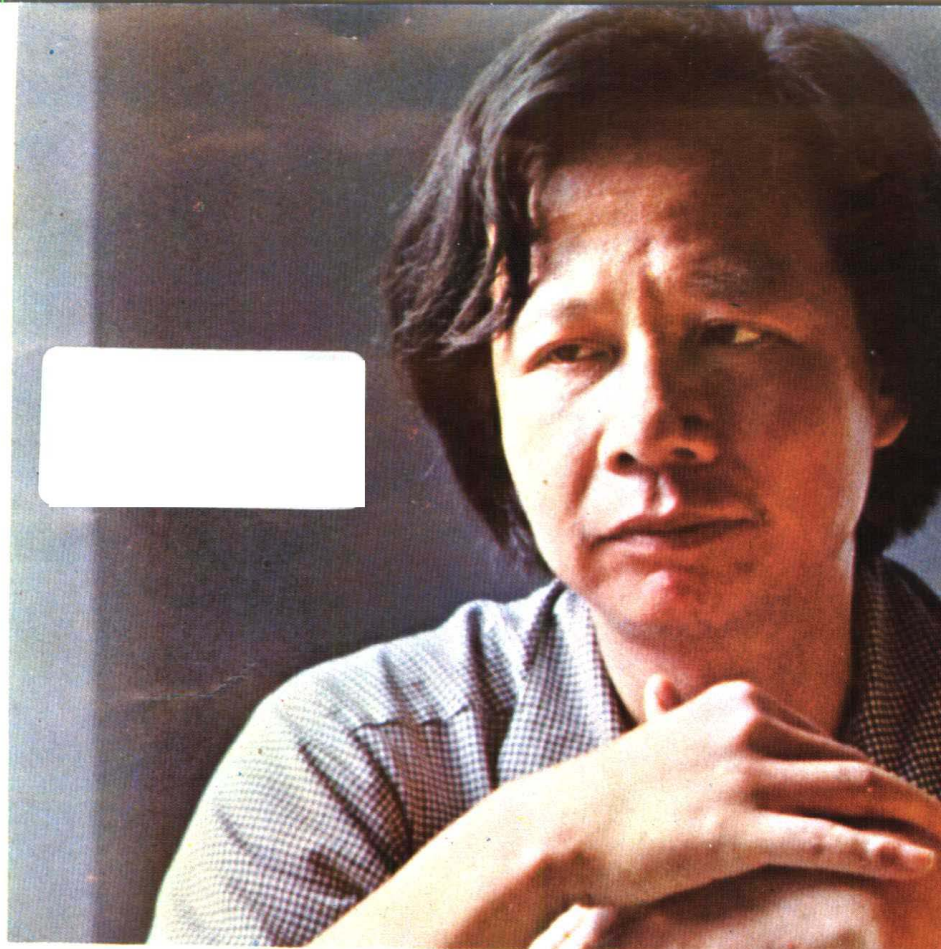


七等生作品集 2

僵局





I 267.5
Q 119

七等生著

僵局

局 僱

七等生作品集 U②

著	者	七	等	生
發	行	人	沈	登
出	版	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恩
			台北郵局 36—575 號信箱	
			郵撥：0 7 6 5 2 5 5—8	
發	行	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 260 巷 51 號	
			電話：7 1 1—7 8 7 1	
門	市	部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129 號	
			電話：7 5 2—4 6 0 8	
香	港	田	園	書
總	代	理	九龍西洋菜街 56 號二樓	屋
印	刷	所	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 800 號	
裝	訂	嶸	興裝訂有限公司	
			台北市赤峰街 77 巷 7 號之 1	
定	價	新	台幣 100 元	港幣 20 元
初	版	中	華民 國 65 年 7 月	
三	版	中	華民 國 75 年 5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

遠景版權・翻印必究

冷眼看繽紛世界
熱心度灰色人生

——通霄舊屋 七等生

照片由攝影家蘇宗顯攝于一九七八年夏日。



「七等生作品集」序

一個文學創作者首要的職責就是呈現文學性充足的作品給讀者；不論題材如何，作品的文學性的表達方式是文學家品格的要件。什麼是文學性，當我們述諸於閱讀時就能憑知覺感覺得出來。最早來到我的家鄉當面告訴我的是主持遠景出版事業公司的沈登恩先生，他說他在高中的時代就喜愛我的作品而立下志願將來一定要出版我的書，他表示我的作品開頭的第一章就能深深地吸引著他。我想他的這種品評和辨別似乎就決定了他後來整個出版事業的精神和方針，使他後來傾力去出版臺灣近五十年來重要文學作家的大部分作品，以及投資出版「諾貝爾文學獎金全集」。

近來有一位遍讀拙作的讀者遇到我時和我閒聊了一陣，他說明顯的文學性是我的作品的最大特徵；他爲我抱屈，某些批評家過分草率 and 武斷地以爲我的作品沒有社會性；他認爲不然，他察覺我把人生的一切都轉換在文學性的熔爐裏，重組成舒情的肌膚，在細心的品察之下顯得更爲強烈和深厚。我曾把「譚郎的書信」原稿在發表之前請教了馬森教授，在他首肯指正之後，我才做了比我預期更早地發表出來的決定，否則讀者恐怕永遠見不到它。我在這裏論說作品的文學性，它是創作者獨一無二的責任，不是在自我恭維，而是想告訴讀者其真正在做引導作用和啓發思維的就是這個被稱爲文學性的不需言傳的存在物。現在我們調換另外的一個意義幾乎相等的詞「藝

• 序 •

• 1 •

術」，譬如我們在展覽會場裏，我們幾乎無需爭辯地很直覺地認定出某些作品是藝術的，或不藝術的。藝術性成了創作家作品的生命，這是他的工作和品格學養的表現。每位作家都有他獨特的文學性，像柏拉圖的「饗宴」和福婁拜的「包法利夫人」的文學性不同；卡繆的「異鄉人」和莫里亞克的「荒漠的愛」有不同的文學性差異；佛洛伊德的精神醫學報告「少女杜拉的故事」所具有的文學性讀來令我們深覺惻惻。而羅素的「西洋哲學史」的豐饒的文學性使我們窮追不捨那些所謂艱深的哲理。就像女人的魅力一樣，文學性使人注目，它是從內湧現出來的一種泉流，與個人個性的發揮合成爲「風格」。

我要以最興奮的心情來表示由於新的讀者羣的索求而遠景出版事業公司能付出最大的心力和財力重新以嚴謹和合適的面貌出版這些我二十多年來寫作的大部分作品呈現給讀者們。這些作品的全部而不是拆分的單篇，整個地在思維上互相關連，表達著我在生活的年代裏種種的心靈的感受，而我寫作的目的無非是將我的心理經歷和思想現出與讀者之間互相比照。我要在此重說前面的話只要是面對著讀者們，不是題給少數的研究和評論者，他們應該極容易辨識拙作的性質，無須我做多餘的自剖。另外我還要感謝沈登恩先生，他的求新的價值和爲作者與讀者服務的精神，這十二本書的出版滿足了我和讀者們的心願，使我們能在容納和學習的心情裏向未來的日子邁步。

• 錄 目 •

目 錄

論文學〔代序〕	一
僵局	三
虔誠之日	七
我的戀人	一一
爭執	一七
呆板	二三
空心球	二六
天使	三三
隱遁的小角色	四〇
讚賞	六六
回鄉的人	六九

父親之死	100
浪子	109
慚愧	115
結婚	121
俘虜	124
獵槍	126
林洛甫	128
我愛黑眼珠	125
灰色鳥	120
私奔	119
AB夫婦	114
某夜在鹿鎮	110
跳遠選手退休了	111

論文學

七等生

— 代序 —

純粹的文學創作已不如往昔普遍。所謂大眾文學實在是文學的反動；有關現代文學在臺灣的諸種論調會使人不寒而慄；文學是一種誘因，富有教化使命，不應屈尊降低水準來迎合大眾。其中有一種說法把責任推給大眾的意識，任何有良心的人都知道大眾的意識是無法準確地去評估的。刻意迎合大眾的意識常是一種宣傳術語，最後是爲人唾棄，但只要在最初有人去理會它，他們的目的已經達到。有些批評家故意指責文學的創作過於玄奧，人們也盲目地贊同這種不求上進的懶惰說法，我認爲這是有意把文學的使命置於死地。而他們也有一套文學使命，美其名爲社會文化結合一體，這種帶有某種意識的論調，事實上在掩飾所謂社會文化就是要愚弄大眾。當學派的勢力超乎一切時，獨立的人格就會遭到破壞。現代文學的產生是個人人格的建立，這也是真正的文學使命，絕無其他更誇大的說法來取代生命的自用的神聖。

現代文學不可寫成像公告一樣的簡白是可以想像的；如果文學不像任何一門學問需要去學習才能認識，我們可以斷定它是沒有多大價值的。一句普通交談的會話被用在文學創作裏，它所產生的涵意的廣度和深度，這是文學的一項基本法則，相信文學創作家不會輕易動用現實生活中的字彙，也唯有謹慎和考慮美學觀點的創作家信守這條戒律，他的句法猶如他的呼吸，而去讀一本文學作品不憑教育的訓練幾乎是不可能的。人類的生存同樣地不容易，我們越來越需要更長的時間（生命）來學習許多的事物。如有人為現代文學的分歧和形貌的複雜而擔憂，那麼他是無法真正瞭解現代文學的開拓精神。

有時我們會在文學作品和權威批評的理論中迷失了思索，當那些理論愈來愈主張其目的不在宣洩感，而在於逃離感情；不在於表達個性，而在於逃離個性，把文學引向王國之路時，我們却總覺得所有的最好的文學作品都反而在內涵中更具有作者的獨特個性和感情。至於社會文化一事，不應隨便拿來代表民衆在無可選擇中接觸的各類消遣事物。消遣的事物通常都是被動性的，但參與文學活動要有主動的意志，使文學和生存趨於一體。

僵 局

• 局 僵 •

鍾獨自一人坐在起居室的沙發椅，細辨著樓下傳來的斥責的嘍叨聲，這種對小孩子們所施的尖銳而帶著強硬的訓話，鍾已經聽慣二十幾年；自從他八歲入學開始，情形彷彿日夜電台的播音，意識和音調從來不變。他來只是爲了一件小小的任務，他認爲犯不上必須在此地等候晚餐。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何會被留下來，困頓在這間華麗得可笑的屋子裡，始終沒有人上樓來和他說話。

他開始有一種感覺，當他抬頭時，他注意到那張長桌和圍著它排擺的十二張椅子，有若一羣小組織正在那裏磋商計劃。他聞到一種流蕩過來陰詭微風。在這幽黑且窒悶的室裏，長桌的上空有若電流一般流竄著貓眼的光亮。一隻壁鐘貼在鍾對面的牆上，這是一隻新穎的電鐘，鐘面同樣流轉著無數三角形的螢光。鍾站起來，猶疑一下，開始在屋子裏輕慎地走動。

他從那些椅背後面走過，手指輕輕地撫摸那些一根跟著一根的粗簡的橫木。他踱到一面壁櫥之前，朝著排列整齊的玩偶和杯盤審視。他覺得玻璃飾物和咖啡杯之間不能產生調和，那些一排

又一排的咖啡杯看來不是爲了要飲用時所需，那些人會到這裏來飲咖啡，而且它們並不是精製品。鍾對它們的用意感到費解，他從壁櫥轉身踱回來，他看到他剛才在那裏坐多時的沙發（對面還有一張），發覺它們也並非爲了聊談休息所用。

當鍾穿過一道特別設計的圓門，進入鄰室時，這是一間臥室，這間臥室種類繁多的陳設，整個情調馬上使他悟知一點。她是爲了讓鍾從這些裝置上確認她是美好和快樂。但是鍾非常明白，這是地球的一角，人們在幸福的象徵上已經從表面的架構移去。她在色澤和樣式上顯示著她的無知和落伍。鍾靠近一架大型收音機面前，扭開開關，他轉動著，想從它收聽現在外面的一點消息。除了一種性質凶烈的音樂流出來，沒有其他。他繼續來回扭轉，最終那個移動的指針停止，整個機器也告失靈。

他膽寒地回到起居室，重新坐在沙發椅裏，埋著頭思索。貞已經死亡。今天是清明節，鍾依舊言必須離城到郊外掃墓，昨天突接上司命令前來辦事。當貞患肺病的時候，有一天晚上，他陪她涉過一條小溪，希望抵達彼岸的一座果園。他們行抵一堵石頭築成的堤防，他先上去，然後俯在石頭上伸手給她。他緊握著她冰冷的手，拖拉著她，但貞沒有上來，她的手愈拉愈長，始終看不到她的身體浮上來。

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陪鍾吃這頓晚餐。屋後不斷發出東西抓門的響聲。那個女孩心情愉悅地

說：

「明天有人來牽走莫利。」

「我不敢吃狗肉。」她又說。

「我敢吃狗肉。」那個男孩說。

「莫利是誰？」鍾問女孩。

「莫利是我們養的母狗。」

「莫利應是雄狗名。」鍾說。

「妳不救牠嗎？」鍾又說。

「不救。」那個女孩笑著說。

「爲什麼？」鍾又問她。

「我不救。」她迴避他說。

「妳是個教徒爲何不救？」

「母親是，我不是。」

「但是妳和她到教堂去。」

「她去，我不去。」

「妳不是說她到那裏妳都會跟著她嗎？」

「她去教堂時，我沒有。」

「妳應該救救牠。」

「我不救。」她又笑著說。

「妳真的不救？」

「不救。」她又迴避他。

「妳救牠可以……」

「不救。」她笑著。

「假如妳救牠……」

「不救。」她又笑著。

鍾望著那盤炒豬肺生惡。兩個小孩嬉笑地開始他們的交談。鍾沉默直坐至餐食完畢。

虔誠之日

那個禮拜天，我從昨夜躺臥至翌日晌午。一股刺鼻厭惡的煤烟打斷了一切，我躍起上身爬向窗邊，臉孔一直迎衝著經由敞開的窗戶滾進的白烟，從木條隙縫，再透過一層紗網，經常在那塊地方升起火爐的婦人蹲在那裏，我對那敞露著雪白的腿肌和祥和低垂的面幕瞥望一眼。

窗戶關閉，自我悶禁在黑漆的斗室；我經常如此，爲使巷道上的污染不致侵入室內。當我扭亮電燈時，始知桌面和地板上昨夜所演的混亂的殘迹。我思索著，從抽屜掏出那封禍因的書信，重新把契約和信文冷靜地展讀一遍，感受已異於昨日受辱所暴發的痛怒。一向受我信託和信賴的那人，竟然如此卑狡。我省悟到事實上我將不會損失巨重，從一種難斷的偽善的交誼圈中撤退就可借此機會。那人一向高人一籌，使我始終在他居高的聲望傲視之下伴隨著卑小；從有一度我聽清他那虛架的榮譽之身開始，便在心中存有阻礙；這種現世偽詐的友情的存在，也應歸咎到初衷體帶的幼稚的憧憬，讓那人的誘惑乘隙而入。

我著衣外出，有幾件事必須今天去做。首先我搭公共汽車到城中心。我按照收據上的日期走

進修理店取回一架小型的相機。他曾索價高昂，前天我與他激烈地議價。今天他的和善與那天的踞傲雖是判若兩人，其實是商賈的一個同涵而多變的面目。他好意似地贈送一盒價廉的軟片取悅我，我本想再陳述一番那天價錢的爭執，却因口吃而終止。

當我踏進公園門口對面的那家冷飲店時，第一眼便察覺她那拙裝的嬌羞。不出所料，她會等候在角落的同一座位，她從啜飲中抬頭，對我迅速而詭密地勾瞞一眼。這種蕩魄蝕魂的啓示，正好提醒我有信心會在今天贏得我所意願的一切。我頗表疑惑地坐在桌的另一面審視她，她那起伏不已的癡笑始終掩不住兩顆又大又白的門牙。在這第二次印象裏，她像一隻又肥大又溫淑的鵝，伸縮著那管細長而會轉折的頸子。我暗地質詢自己到底在第一次邂逅時產生了什麼難以控制的心顫？她與所有商店裏的女郎有何異處？我選擇她為何不選擇另一位？為何我如此自我埋沒和侮辱？

我想到了我把那天血液沸騰的企慕壓抑延遲至今，我不應該駕馭我自己服膺秩序。我變得如此冷淡和空乏，那位本想與她共同做成一件轟烈的事體的我未曾帶來，完全不可能喚回熱情和一切。在此深謀對立之時，我想到了既往和將來，感覺到本地扼重的習俗，和對她那單純的人格的不恐懼。無疑地我信奉的自由，重建和維持已久的孤寂的樂趣將會毀棄；我已經預先看見她即將在未來在我面前顯現的尖酸刻薄的面幕，她的巨臂的冰冷將刺戟我且扼困我，使我逐漸窒息。

我在思考中長時維持的靜默，已經使她產生變化；我在這奇變的過程中，目睹她由狐疑而至

悲憤，至於以潑罵揚裙離去。隨後我也離開那不可能重臨的冷飲店，穿過公園，走過數條大街，走進一家公立托兒所。

小兒看見我出現在門檻，他那搖擺自戲的小身體頓然靜止。嵌在那白色臉面上小而黑的眼睛釘視著我的移步，我從他的面前經過，聞到他一聲卸重般的巨大嘆息，我走向壁爐，他隨我側轉，我在壁爐前的石磚上坐下，他迅速地攀附著木柵把自己移轉到我的面前。我靜靜地觀察他逐漸上漲的激動，他的小手緊柔而精緻，從木柵縫間伸出來，祈求而戰動，他悲憤而哭號。

是的，當我一旦由懷抱中放他離去，他照樣號哭不已。他的傷痛由哭泣來顯示。通常我每星期日下午來看他一次，照例傾聽看護婦對我陳述他的一些劣迹，然後我抱他在另一室啞啞戲談至黃昏。

我樂意讓小兒在我們戲耍時對我的攻擊，他報復般地凌辱我，使我的外表至為狼狽。我可由他的運動中體察他在這禁室裡的煩悶。他長時總是獨自在柵條邊沿搖擺身體以度光陰。我教他一些童年時姑母教我的手語，他也會在高歡時啞啞唱歌。他的一切因我而生而改變，他只是我不幸的延續。這就算是延綿生命。

這一天的事大致已經辦完，只剩一件輕鬆而平和的尊敬為餘興。回家我總是走著同一路線，而且絕不搭車，由托兒所走過一條街，有一所長老會教堂的尖頂豎立在兩旁官廳建築物之間，當